

太陽帝國在台灣巨石文明遺跡

第一節 台北七星山金字塔及附近巨石文明

建造金字塔的理論

六十多年前，日本的一位金字塔（Pyramid）的研究專家酒井勝軍，長期從事著古代歷史的研究。他認為金字塔並不只是三角錐的山形，而是根據地形與石頭的配置，而產生出能量收集與增加的一種構造體，藉以吸收能量，促進動植物的生長[1]。金字塔的建造，由於人類的文明進化的過程而有不同的階段，中美洲馬雅文明的無數金字塔群，大約是在一、二千年前的建造物。這些金字塔的構造、外觀和用途各有不同，變化較多，主要是做為祭壇之用。在此之前的埃及金字塔，約在三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建造物，構造和外觀變化不大，主要用途是當歷代君王的陵寢。埃及金字塔地處沙漠地區，必須遠從尼羅河上游挖取巨石來建造；馬雅在平原森林裡，也必須從遠處的山頭切取巨石搬運來建造。這二批金字塔是在人類文明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以後所建造的文明遺跡。

金字塔未必就是像埃及那樣的巨石構築物，台灣有三分之二的山區，和日本一樣原屬山國，根本無需刻意堆積巨石，而是憑著金字塔型的山，就能產生能量領域，所以只要周圍有巨石遺跡的附屬物，就形同具備整座金字塔形。事實上，目前被認為是金字塔山的附近，都存有巨石群存在。

奇特的台北七星山巨石文明金字塔

近年在台北七星山發現的金字塔，是在一九九四年底由凱達格蘭工作室林勝義先生所提出，經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呂理昌課長於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前往探勘，證實有這個遺跡。曾由多位專家學者現場探勘，但他們存疑，認為金字塔和其他巨石遺跡只是天然形成物。這座金字塔位於七星山主峰、東峰及南峰交界處的平台，海拔一〇四〇公尺，呈三角錐體的陡峭小山丘，從最低處起算約有二十餘公尺高(圖 1；呂理昌攝、圖 2)。由照片看到其峰頂部分的覆草顏色與周圍不同，令人覺得有些希奇。



圖 1 七星山金字塔南面



圖 2 七星山金字塔北面

作者親自前往觀察在七星山主峰群之間的金字塔，發現其主體原是古代的小火山噴口的火山錐，毫無疑問是火成岩體。之前，多位專家學者現場探勘時，所觸摸到的部分正是這個圓錐體火成岩的岩壁，當然他們會認為是天然物。但是火山錐一般呈圓錐狀，不大可能呈三角錐體。我們仔細觀察後，發現金字塔一部分有植物和薄層的沙土覆蓋的坡面，被風雨侵蝕成些微凹凸不平，卻具有規則狀。經清理覆蓋物後，可以看到坡面是一塊塊岩石經人為堆砌而成的原貌(圖 3)，由此可以發現金字塔土丘部分是在火山圓錐體上，增加許多石塊疊砌起來，而且把坡面凹陷的部分填補成完整的三角錐體。因此，我們可以確認七星山金字塔是先民利用現有的火山圓錐地形，向外堆砌石塊伸展構築成為三角錐的金字塔(埃及、馬雅金

字塔為四角錐)，也就是古代的巨石文明(Megalith)遺跡 [2]。



圖 3 金字塔砌石本體覆蓋物清理前(左)。圖 4 覆蓋物清理後(中)。圖 5 由金字塔堆砌狀可知有人為堆砌而成的跡象(右)。

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金字塔的南向坡面中，有一個山洞，可以入內，但洞內被泥土塞滿，雨天滿佈泥漿，不利入內勘查。另在金字塔的東向二十公尺處另有一地洞，洞口已崩塌，僅留小縫隙，不易進入。這二個地洞是否下達整座七星山金字塔的重心點、金字塔能量聚集地，以及七星山腳的其他洞口（七星山下的中山樓也有地洞出口），未經探測，不得而知。

從七星山主峰俯視，可以看出金字塔頂點對準紗帽山的中央凹槽的南北向地軸線上，有一堆呈三角形人工堆疊的巨石堆，其三角頂也在南北地軸線上成直線排列(圖 6；呂理昌攝)。金字塔三角錐的北邊呈東西走向，南端指向南方，其頂點與紗帽山構成一條南北向地軸線。在金字塔三角錐基角底部的堆砌石塊，今已被風化浸蝕成為無稜角的圓狀石塊(圖 7)，可見金字塔建造的年代一定非常久遠，估計應有幾萬年的歷史。



圖 6 金字塔與巨石堆、紗帽山凹槽成地軸線



圖 7 金字塔底部疊石已被風化成無稜角石塊

金字塔附近的巨石建構物

在金字塔正北向的地軸線上，距離約六十公尺處，有約五公尺高、陡峭的堆石牆(圖 8)，正面朝向金字塔。堆石牆是由至少六塊大石經設計成對稱的堆砌上去，由石塊堆砌的細縫可以清楚的看出是人為堆砌的痕跡(圖 9)。

堆石牆的基部有隆起的土堆，中間有三堆由石塊堆砌呈三角形的石碑，中間的石碑較大，兩邊的稍小而成對稱，石碑也正好朝向金字塔。由於這些石碑都沒有雕刻任何文字，應非漢人的墓碑。由石碑呈三角形的形狀可以推測這些可能是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石碑。在三個石碑前面有一寬廣平坦的廣場，其後離石碑約六公尺處有一經人工挖掘、呈月彎的凹地，圍著廣場。凹地有蓄雨水功能，雨後將呈月牙塘，其曲面內朝中央石碑，看起來這片廣場是以石碑為中心而設置的特殊場地。因正面對著金字塔，可以看出

是古人祭天的場所，被稱為「祭天壇」或「陵寢」。距離石碑約十餘公尺處，有一道石牆隔開。石牆高約一五〇公分，寬約一公尺，長約二十公尺，中有一個洞口，幾乎已被崩塌的石塊封閉。距離這道石牆約二十公尺處，另有一道相同的石牆，與前道石牆平行，再過約二十公尺處就是金字塔。

在金字塔附近祭天壇正東方約三十公尺處，有一巨石堆，其中一具「人形巨石」，約有二人高，並於人形巨石東邊相鄰處，有巨岩雕鑿的「龜形石」，龜身也有雕刻精細的六角形龜甲圖形，其龜身伸出長頸連接頭部，有明顯雕刻的眼睛和嘴巴，栩栩如生(圖 10)。可惜龜頭和龜身有些位移，可能是地震造成。



圖 8 石塊堆砌而成堆石牆的祭天壇(左)。圖 9 由石塊堆砌的細縫可見人為堆砌痕跡(右)。



圖 10 台北七星山人工雕刻的龜形石



圖 11 台北七星山巨石文明祭獸壇

在祭天壇北向正後方約三十公尺處，有一堆古代巨石文物——巨石堆。整座巨石堆最高的部分是二塊經人工切割成相同大小的巨石，每塊約有四、五噸重，而且成相似的頭部形狀，離地面約有三人高，分別被疊放在兩個細小狀如頸部的岩柱上，酷似二隻恐龍嘴對嘴相親，中間透空，似乎表示時空的交界面。其下有人工刮平成祭台的巨大岩石，邊緣有明顯的人工切割痕跡，中央前緣有三個等距的凹槽，可能是祭祀時置祭物用，今槽內尚有直徑十餘公分粗的枯木存在，可知其設立的年代久遠，據估計這些巨石文明約有數萬年的歷史。這個古代巨石文物被稱為「祭獸壇」(圖 11)。另在七星山祭獸壇附近東向約一百公尺的高處，有巨岩岩雕，約兩層樓高，雕紋是屬於龜背圖形，經詳細勘查，並非六角形塊石疊起的石壁，而是在整塊巨岩雕刻成幾何形狀的「龜背圖」(圖 12、圖 13；林勝義攝)，其刻痕深有五公分，線條

很清晰，絕非風雨自然浸蝕而成，經地質學家確認是人工雕琢的花紋，其年代也是數萬年之久。



圖 12 台北七星山人工雕刻的龜背圖石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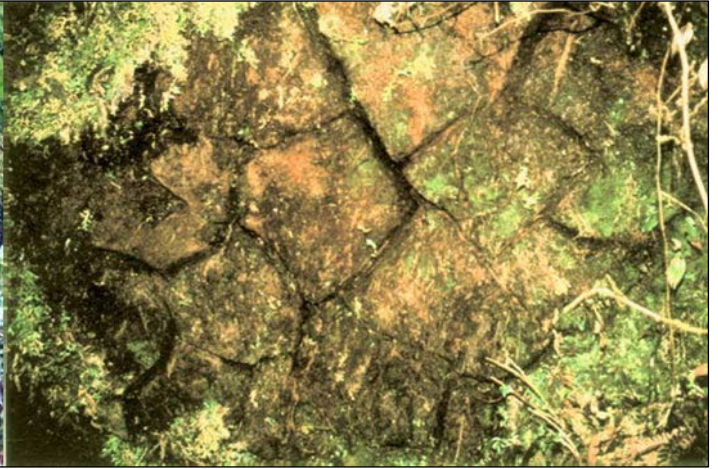


圖 13 龜背圖石壁放大

「龜背圖」的旁邊有一小亭，中間豎立一石碑，刻有「七碧成靈神台座」，而在北方另有一小亭——「七大山龍神仙位」。此外，目前留在天坪上的宗教遺址或建物，還有日本神社的鳥居、天主教的十字架，在金字塔南向斜坡上有道教的「玄天上帝廟」已被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局拆毀，還有建於清同治十年的竹子湖曹家祖墳、鄰近步道上土地公廟等。在七星山金字塔的各種宗教活動，長期以來就不曾間斷，每年均有宗教團體來攀登金字塔朝聖，因此，在滿佈箭竹林的叢林中，被踏出好幾條人行步道的痕跡。在祭天壇正西方的七星山南峰上，有凱達格蘭族的岩雕「圖騰(totem)」——「雷公之子」一座(圖 14；呂理昌攝、圖 15；呂理昌攝、圖 16；林勝義提供) [3]。



圖 14 凱達格蘭族的岩雕圖騰「雷公之子」(左)。圖 15 木雕圖騰(存於台灣博物館)(中)。圖 16 手繪圖騰(右)。

另在七星山主峰南面的斜坡上，有十堆巨石堆(圖17；呂理昌攝)，最左一堆最大像是頭部，而後連接形成狀似一條巨龍。在斜坡上的劍竹林當時的高度超過二公尺，因此巨石堆能夠顯示出來必須遠超過這個高度，應在2.5公尺以上，而且十堆巨石堆連接得很平順。另在巨龍的尾端有呈倒三角形的三個小石堆，應是龍尾，可以從七星山金字塔附近的山頭看到巨龍全部的景觀，可知巨龍石堆應是巨石文明遺跡。

在七星山金字塔附近，發現有祭天壇、祭獸壇、龜形石、龜紋圖、人形巨石、巨龍石堆等巨石文明遺跡，以及地洞，這些巨石文明遺跡(圖18)，屬於史前時代的傑作，必定是凱達格蘭族的聖地。我們可以確定七星山金字塔是由人為而造成的聖山，也直覺的領悟到一定是有智慧的古人，所創造的一套非比尋常的機制，可以發揮相當大的效果；或許金字塔就是一種收集與增加能量的裝置，以造福人類。但是現在科技發達，仍然不知其中的奧秘。

台灣有世界著名變化很大的地形，高山峻嶺特多，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超過二百座，應該還有與七星山同樣作用的金字塔存在，只是台灣愛好高山的登山客，登山的樂趣僅止於山水之間，希望將來登山客在遊山玩水之餘，能捕捉到台灣的古文明遺跡。



圖17 台北七星山主峰南面斜坡巨龍巨石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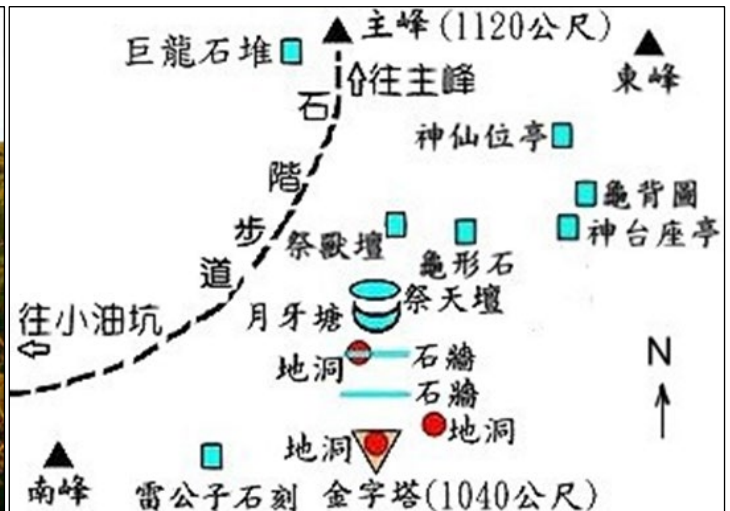


圖18 七星山金字塔附近的巨石文明遺跡。

第二節 台灣的岩雕

台灣北部古代岩雕

在台灣的岩畫，因氣候潮濕，顏料容易消失，古代岩石彩繪部分幾乎無法留存至今，故僅有所謂「岩雕」。一九九九年八月台灣原住民聯盟林勝義等人，在貢寮鄉福隆村隆隆山和大牛埔山的雪山稜線附近發現「巨石文化遺址」。山上佈滿許多有類似牛、狗及人像等各式造型的巨石和古浮雕文石碑，巨石較大者約有二、三立方公尺，也有切割整齊堆砌而成的金字塔造型和圍成數公里長石圍籬的方陣，並發現數處人工挖掘的地洞。其中從「陰石」、「陽石」二巨石上出現岩雕的陽圖和陰圖特殊造型最為奇特。

陽石和陰石的岩雕相距約五十公尺，在隆隆山雪山稜線同一邊，同一高程並列。陽石似男性生殖器呈勃起豎立狀，高有 273 公分，頭部隱約有特殊造形，因年代久遠，表面岩層有些剝落，乍看如男性生殖器的龜頭，或類似四川三星堆青銅人頭像形貌。其下部中間部位，即陽石比喻為站立的男人，而在生殖器的位置有一圈很精緻的正圓形雕刻圖，稱為「陽圖」，代表天；其外徑有 18.5公分，內徑有 10.5 公分，刻痕深達 3 公分(圖 19)。另一巨大陰石似女生呈橫躺狀，岩石表面有菌類覆蓋，呈特殊的乳白色，非常醒目。其長寬高各約有 4、2、2 公尺。在陰石末端的一角，即陰石比喻為呈橫躺狀女生，在其陰部有一個很細膩的半球形凹狀雕刻圖，狀似女性的生殖器，稱為「陰圖」，代表地。其直徑約有 21 公分，深度約有 16 公分(圖 20)[4]。

由於這兩個岩雕在這兩個巨石上除了陽圖和陰圖外並無其他圖騰，可以理解為古時神聖之圖騰，應當就是古人祭拜天地之處，或為古人性器官崇拜的遺蹟。此陰、陽「圖騰」和萬山的同心圓岩雕，將是台灣上古文明南、北的重要遺跡。從巨石造型上可以說明當時是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形態。這批古文明遺跡可印證當時原住民的文明，也可說明當時已有宗教信仰及鐵器等運用。這批古遺跡業經政府邀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黃士強教授親赴現場鑑定，他認為是古文化財產，可惜主管單位並未納入。如果相關單位繼續考古，可能會有更大的發現。



圖19 陽石(左)和陽石的陽圖(中上)。

圖20 陰石(右)和陰石的陰圖(中下)。

二〇〇四年，在台北縣貢寮鄉荖蘭山(一些佛教徒稱為靈鷲山)的半山腰上發現二塊巨石岩雕，其中一塊在採石窟，該處至今還遺留許多敲打與切割岩石的工具。在這個岩壁下有一塊巨岩，略呈長方形，長約一·二公尺，寬約七十公分，其上面雕刻許多線條和圖形；另在離此約五十公尺處有一塊大岩石，因為岩石還有一些新鮮土覆蓋在上面，估計約在二〇〇三年大豪雨時從採石窟附近被沖下，倒在小徑旁，始被人發現(圖 21、圖 22)。朝上的岩面有許多線條和圖形，並且在這岩石上已打了一小排圓洞，這是石匠用逼迫法要切開岩石的開端，幸好被沖出採石窟，石雕部分始能留下至今。這兩塊岩石若繼續放在那裡，石匠再來採石時，岩雕一定會被破壞而消失。這兩塊石雕都有一個人面獸身的雕像，這是在《山海經》中才會有的圖騰，是否表示這個岩雕年代久遠？仍需研究。另有一艘帆船，顯示當時已有航海技術，可以航行到大海的能力。這些岩雕至今仍放置在採石窟及附近，需要政府重視其價值，並妥為保護。



圖 21 台北縣貢寮荖蘭山岩雕之一

圖 22 荖蘭山岩雕之二(左)及圖 23中間部分放大(右)。

台灣南部古代岩雕

「萬山岩雕」位於台灣高雄縣茂林鄉，舊萬山部落偏遠山區內。共發現四處岩雕遺址：「孤巴察峨(kopaca'e)」，「祖布里里(copilrili)」，「莎娜奇勒峨(salrakinae)」和「大軌拉烏(takalravoe)」，位於濁口溪上游，在萬山舊村社東北方的萬頭蘭山頂不遠的原始森林中，海拔有一四七五公尺，距離茂林有九十公里之遠，隔著一條「萬山溪」相對，相距約十公里，人跡罕至。如果想要看看它的廬山真面目，必須具備攀登垂直峭壁的能耐，以及翻山越嶺的腳力才能到達。茂林鄉是高雄縣

內三個山地鄉之一，富有山地原始風味，轄茂林、萬山、多納三村，居民多為魯凱族和少數布農族。多年來，經許多專家學者對「萬山岩雕」的探勘研究，仍無法揭曉它來源的謎底，耐人尋味。

一九七七年，當時是屏東師專高業榮教授研究魯凱族山地文化時，在高雄縣茂林鄉的楠濃溪上、舊萬山部落深山裡，發現兩處岩雕，分別為：「孤巴察峨」和「祖布里里」。「孤巴察峨」岩雕處在密林中的岩石坡地上，海拔一三七五公尺，是一塊高七公尺的小丘，最長的石塊有十五公尺，總面積約七十平方公尺，石壁上刻滿圖像與符號，主要圖像是人面形、全身人像、同心圓、圓渦紋、對稱倒掛式的曲線紋、蛇紋、曲線、凹坑，以及線條交纏、無法辨清的刻劃線條與小圓凹點，是三處岩雕遺址中圖像最為豐富的一處(圖 24)。「孤巴察峨」的意思是「萬山神石」。「祖布里里」與「孤巴察峨」相對，海拔九三七公尺，位於陡峭的山脊稜線小型緩坡地，岩體呈三階梯狀。其岩雕主要是二十七、八個足掌紋和杯狀紋，呈帶狀自左而右分佈，其間夾雜一些小圓凹點和一個凹坑(圖 25)。這二處岩雕附近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氣氛陰森。



圖24 萬山岩雕孤巴察峨圖像



圖 25 萬山岩雕祖布里里圖像

一九八四年，高業榮教授入山做「孤巴察峨」和「祖布里里」的補充調查，另在萬頭蘭山西北的地方，又發現另一座岩雕，名為「莎娜奇勒峨」。「莎娜奇勒峨」在海拔一二三五公尺處，是一種片狀沙岩，有兩塊並列，一大一小，成母子形狀，面積約八坪大。「莎娜奇勒峨」岩雕除了頂端有三處琢出的凹坑外，有十餘條蜿蜒延伸的曲線，另外少數三角紋、方格紋，以及散佈在各處的無數小圓凹點、凹溝線條構成的抽象圖像，有一些呈星狀排列(圖 26)。這和「孤巴察峨」的重圓花紋；「周布里力」的腳印花紋，都不相同。

這三座土著岩雕分佈於不同高度的河階段緩丘坡面上，岩雕載體凸出於地表，其壁上的圖形花紋，各有不同的主題和寄意，和萬山魯凱族的傳統木雕看不出有關聯性。因此，據他們研判，該三處岩雕並非萬山族人所有。由於岩雕在台灣相當罕見，而且在東南亞和西方國家也沒有完整的石壁雕刻資料可供

比較研究，因而這三處岩雕的發現成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財，一九八九年列入三級古蹟保護。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長榮大學教授高業榮在高雄縣茂林鄉的萬頭蘭山區，又找到了一塊具高度文化藝術價值的史前遺跡——史前岩雕。這座岩雕在海拔一〇四八至一〇六六公尺之間，高約三公尺四十公分，寬度十米餘，可辨識的圖像有琢坑、同心圓紋、曲折紋、方格紋、類蛇紋、變形的人面紋和人形圖等；他依循前例，以發現處萬頭蘭山溪谷的魯凱語「大軌拉烏(Dakarau)」命名，稱之為大軌拉烏岩雕(圖27)。大軌拉烏岩雕距離其他三座岩雕不遠，但由於位居平均每天日照不到三小時的峽谷內，加上所在的河階地狹小，且森林茂密，人煙罕至，因此很難被發現。

關於這四處岩雕，是珍貴的史前遺跡，具高度的文化藝術價值，但是創作的年代至今成謎，高業榮認為距今至少有一千多年。但是他又認為「在魯凱族祖先，居萬頭蘭山附近之前，岩雕藝術或許早就存在了」，如此岩雕年代則將大大推前。不過有一些傳說，有人認為是以前部落遷移時留下族中的圖騰，或是貴族雕下來的遺址；還有一些外星人迷，認為這是描述外星人的雕刻。雖然到現在，人類學家尚未考據出這些岩雕出自何種部落之手，但根據他們初步探勘推測，萬山岩雕的年代應早於西元元年，應該屬於更早時期原住民的手法。

萬山岩雕的製作技法以敲鑿為主，少量的在敲鑿後有磨刻。高業榮認為，岩雕琢製法的特徵，是不論凹點或凹條的邊緣，都呈現不規則的狀態。線條底部不但異常粗糙，並且佈滿許多凹點，可能暗示琢製線條的過程，是採取連接點而成線。這就是敲鑿法，以敲鑿的點連成線，勾勒出圖像。部分岩雕在敲鑿後，用石器做了磨研，有一幅十一個同心圓就是如此。另在「莎娜奇勒峨」岩雕中，還有幾個三角形，是採用刀刻法，刻線細而直。雖然岩雕的內容各有側重，不完全一致，可以想見是三個不同部落或人群所製。但從雕刻的工具與技術來看，顯示出他們具有共同的文化內涵與特徵。

台灣萬山的岩雕是中國的岩雕中最壯麗至聖的圖像，不僅數量眾多，其製作之精湛，亦是中國如此眾多岩雕中首屈一指的。在「莎娜奇勒峨」的山石上，最精美的一個同心圓竟重重疊疊套著十一個圓。其細密而又規則的圓線，使那圖像顯得格外的神秘而又深邃。其左側又鐫有一大一小的兩個人面圖像，與圓相切，表明著同心圓與人面像之間的深刻聯繫。人面的一個頭上有飾以芒刺狀短線，與北中國岩雕系統中的人面形岩雕結構完全一致。在「莎娜奇勒峨」



圖 26 萬山岩雕莎娜奇勒峨



圖 27 萬山岩雕大軌拉烏圖像

岩雕中，同心圓似乎也不再處在伴生符號的地位，而獲得獨立主體式的表現。

高業榮在總結台灣萬山四處岩雕遺址的相同點時，歸納了三點：

- 一、岩雕都座落在接近水源，倚靠在絕壁的平緩坡地上，是一群人或一個部落共營生活的理想環境。
- 二、岩雕的製作方法以琢製法為主，有極多凹點和二個到八個凹坑散佈著。
- 三、岩雕的本身都具備雄偉、神秘的外型，是視覺最佳的集中點，適合宗教儀式或集會的場所。高業榮所歸納的這些特徵，與中國人面岩雕三個分佈帶各個遺跡的狀況相似。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面岩雕遺存地當初都鑄在水源邊，即使現在西北之地如此缺雨少水，幾乎成不毛之地，但仍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面岩雕遺址現在仍有流水經過。如此相比較，不僅表明著東西南北中的人面岩雕都具有共同的文化宗教觀念，而且是同一文化傳播所致。

中國岩雕可能從台灣經連雲港傳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江蘇北部的連雲港將軍崖發現岩雕，當地的神話學者就認為岩雕當是少昊氏部落所為；神話中的少昊既是東方大神又是西方大神。既然連雲港將軍崖的人面岩雕可能是少昊氏所為，做為人面岩雕的主流，從連雲港地區向北，再向西傳播，頑強地跋涉約三千公里，傳播到全黃河河道及上游的西方拐彎之處，然後溯黃河南下，在接近黃土高原的地段，突然消失。可知人面岩雕是由東進西遷移或傳播而分佈的遺存物。

在人面岩雕內容上，連雲港的岩雕有明顯的祭日含意。祭日未必與海有關。然而，中國上古卻有濱海祭日的習俗，神話與典籍中有記載，也許這方面與海洋有關。根據《中國史前神格人面岩雕》作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宋耀民教授的看法，人面岩雕的文化由東向西，即由東海之濱向黃河上游傳播，也能夠獲得考古學上的佐證。連雲港將軍崖岩雕的位置，在新石器時代屬大汶口文化範圍，其後又屬山東龍山文化區域。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帶是泰山周圍地區，河南及江蘇、淮北一帶。年代約在公元前四三〇〇年到二五〇〇年前之間。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直接演化成了山東龍山文化。在龍山文化的影響下，文化西移到達甘肅形成了齊家文化。帶有龍山文化特徵的齊家文化，向西傳播得更遠，到達青海西寧以西，向北到達寧夏南部的固原海家灣等地。他認為「考古學以翔實和可信的資料，證明了東部沿海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西遠播的史實。在如此基礎上來理解人面岩雕由東向西的發展，便就不曾感到突兀了。」[5]

二〇〇一年六月，日本考古學家宣佈，前一年在北海道南茅部町一處墓丘中發現一具人類骨骸，其四周並放置六件外塗紅漆物品，包括手鐲與髮飾以及項鍊等，推測應為陪葬品。經送往美國以碳同位素年代鑑定之後，發現居然有九千年之久，比最古老的漆器還早了二千年，可能是全球最古老的漆器。過去考古學家認為最早漆器來自中國國長江下游，年代距今可達七千年，這項發現可能使此一認定為之改觀。根據碳測定結果顯示，南茅部町漆器的年代可以追溯至起源於一萬二千年前，即第四冰河期結束。由此可知上古時代中國的文化，有些是來自海外的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倘若我們同樣以中國東部沿海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為人面岩雕的文化源頭，則必須考慮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是從何處而來？環太平洋地區的上古時代，唯有台灣有太平洋原始文化，即姆文明。另由人面岩雕的研究所得，儘管最南方的台灣萬山人面岩雕與距離中國最遠的西北部沙漠中賀蘭山人面岩雕相距約四千公里，人面岩雕和同心圓岩雕所處的地理環境位置、伴生符號以及功能意義，同樣是嚴格的同一性(圖28、圖29、圖30、圖31)，即岩雕系統相同，文化傳承應該也相同，並且萬山孤巴察峨與連雲港人面岩雕系統也相似(圖32、圖33)。



圖 28 賀蘭山賀蘭口人面岩雕



圖 29 萬山孤巴察峨人面岩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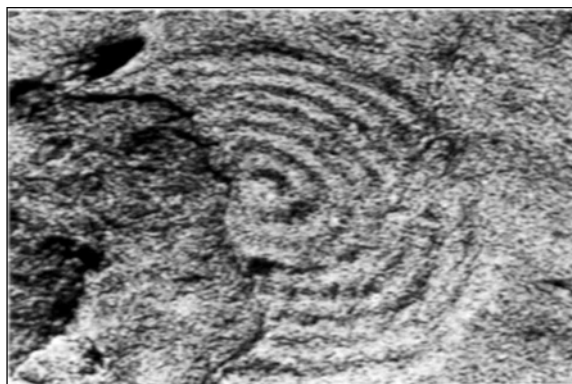


圖 30 賀蘭山賀蘭口同心圓岩雕



圖 31 萬山孤巴察峨同心圓岩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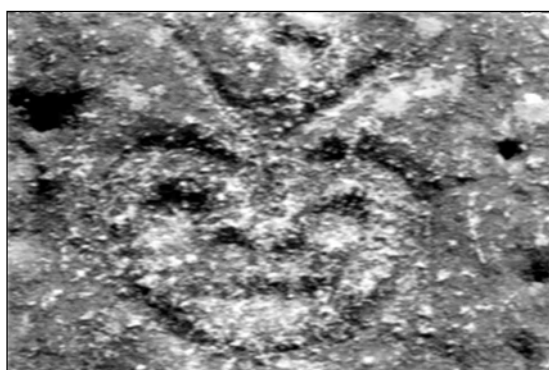


圖 32 連雲港人面岩雕



圖 33 萬山孤巴察峨人面岩雕

近代學者已得到人類單一起源於非洲的佐證，約在七萬五千年前第冰河期開始時遠離非洲，六萬年前到達東亞，部分居住在赤道通過的巽他古陸，氣候較溫和，然後在冰河期的嚴寒減弱，人類才開始沿著陸棚向北逐漸遷移，到達華北，因此，我們必須知道中國的祖先是從南向北遷移的，但是，中國的文化以漢民族的中原為重心，以前是以此為單一文化，由華北的中原向南傳播到各地區。近年來，在四川盆地的文化遺址相繼發現，例如成都寶墩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有四千至四千五百年的歷史，估計在四川有約五千年的文物可以媲美漢族文化，因此近年來中國已不再標榜中國的文化是各族融合的一元「大中華民族文化」，而以多數族群的「多元文化」來取代。

由中國古代多元文化的確立，現在人面岩雕和同心圓的研究，考古學以翔實和可信的資料，證明了東部沿海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西遠播的史實。我們不排除在冰河期結束後，台灣先民不但向南方遷徙，成為南島語族的始源地，而且以史前太平洋原始文化向北方的連雲港輸出文化，包括人面岩雕，傳遍整個中國，造成中國古代多元文化的可能性。

上述這些重要資訊當然可以說明中國人面岩雕的來處。在《書經禹貢》揚州之項有：「厥貢島夷卉

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顯示四千二百年前，在台灣有所謂「島夷」民族有航行到達東海、長江、淮河、泗水的紀錄。可知上古時代，在台灣的先民早已到達東海沿岸，包括現在的連雲港，可能將人面岩雕的文化從台灣出發經連雲港傳播全中國。

第三節 台灣的其他巨石文明

大屯山狒狒臉形的「反經石」

傳說平埔族人的祖先是乘「龜霧」來人間。凱達格蘭族的「龜霧」意為「帽子」，傳說平埔族人的祖先是乘「龜霧」（圖 34）來人間的。以「帽子」在天空飛翔的現象來看，現代的用語就是「飛碟」。再由凱達格蘭族人的圖騰「雷公之子」，頭帶有五根尖凸物，看似天線、並已在岩壁發現帶有頭盔的太空人造形的圖形。

從七星山、基隆山和卯里山(荖蘭山)成一直線，七星山、基隆山和卯里山原來都稱為「荖蘭山」，現在卯里山又回稱荖蘭山。在三個成直線的山頭南端盡頭，也就是三貂角的南岸有一個地名稱為「萊萊」，而且三貂角的南端尖角也稱為「萊萊鼻」。「萊萊」在凱達格蘭族的語意是「降落」，而「荖蘭山」在凱達格蘭族的語意是道路、航道，因此，這三個成一直線的山頭被聯想到是乘著「龜霧」（飛碟）的外星人飛行降落的航道。在北部山區共有六處的「反經石」，是用來引導飛碟降落的設備，即是導航系統。這些傳說繪聲繪影，像煞有其事。

「反經石」就是其磁場的南北極和地球的南北極不同 或者相反。在六處「反經石」中，主導的是菜公山的「反經石」，是一塊碩大具有狒狒臉形的岩石(圖 35；呂理昌攝)。另一塊在仰德大道的「反經石」，因道路的拓寬，被挖出後，移到北投區公所當做「北投之寶」。另外，高雄的舊地名為「打狗」，是平埔族的音譯，其意是「桌子」，意指高雄壽山的形狀如桌子，這是在空中才能看出來的，就如南美秘魯的南方那茲卡的荒原上，有長百餘公尺的各種大型動物及幾何圖像，僅能在空中看得出形狀的情形一樣。這種與飛碟相關的傳說，令人相當玩味。

貢寮石塔「七星堆」

在貢寮鄉福隆的隆嶺古道中有「七星堆」石塔，是七堆由大小不等巨石人工堆疊而成的，遠觀七堆巨石層壘如金字塔，點點如星佈，故稱「七星堆」（圖 35）。七星堆的石堆是經人工疊砌，塔內有石階步徑，且矗立於二山凹谷高處；其中一堆有一瞭望台，視野遼闊。七星堆如同台北七星山祭天壇，也是凱達格蘭族祭祀的儀場，至為奧妙。七星堆中最大一堆，約十五公尺高，內部有人造地洞數處(圖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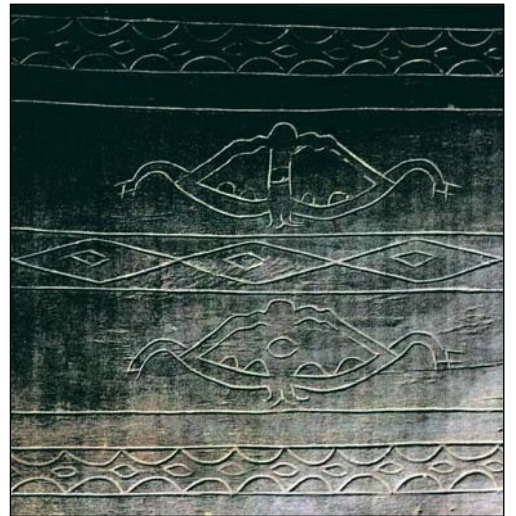


圖 34 木雕中的圖案是凱達格蘭族的「龜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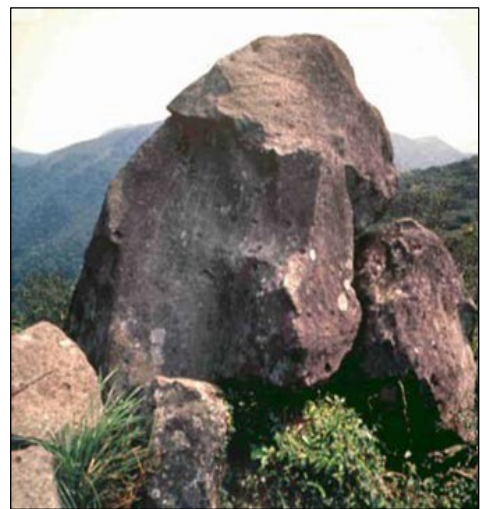


圖 35 台北菜公坑山頂具有狒狒臉形的「反經石」



圖 36 七星堆最大一座上層有兩塊巨石豎立著約有 50 公分寬(左)；七星堆內有人造地洞數處(右)。

在最上層有兩塊巨石平行豎立著，中間相隔約五十公分，依照石塊堆砌的原則，其上應有巨石橫跨蓋住，以穩定兩塊立石。在其後方發現有一大塊巨石斜置在地上，筆者猜想可能從兩塊巨石上掉下來的。經當地八十餘歲耆老楊先生講述，果然不錯：當他還是少年時，有一位頑皮的年青人用一根木棍撬下這塊蓋在上面的巨石，成為現在的模樣。由此可知，七星堆是經人工堆疊而成的，但其建造年代久遠，有好幾處疊石已傾倒。

基隆碧沙漁港「老鷹石」

在基隆碧沙(八斗子)漁港的陡峭山邊上，獨自豎立一塊高有十餘公尺的巨大「老鷹石」，經「雨港」的雨水海風沖刷侵蝕，已部分剝落而凹陷。但是從一特定角度來看，仍然是栩栩如生的老鷹，有圓頭尖嘴、比例適當的身軀上有明顯的翅膀，我們可以推想古代的形狀一定更唯妙唯肖(圖 37)。在老鷹石的附近有古山洞，可惜存在已年代久遠，洞中已坍塌。根據當地耆宿的說法，老鷹石是古代當做漁民在海上捕魚後返航時辨識位置的標誌，是非常寶貴的地標，因此被認為是一塊古文明的遺跡。

另因基隆市佈滿高山，北方為海，自古以來老鷹棲息陡峭的山壁，以捕捉山邊野生動物及海面魚類為食，數量很多，至今仍時常看到，因此基隆市民就以「老鷹」為市鳥。約在二〇〇四年強烈颱風來襲，已把翅膀毀掉一部分(圖 38)，失去原有的老鷹石的特徵，非常可惜。另外在附近又有人工開鑿的槓子寮地洞，從洞口進入約十餘公尺已坍塌阻斷去路(圖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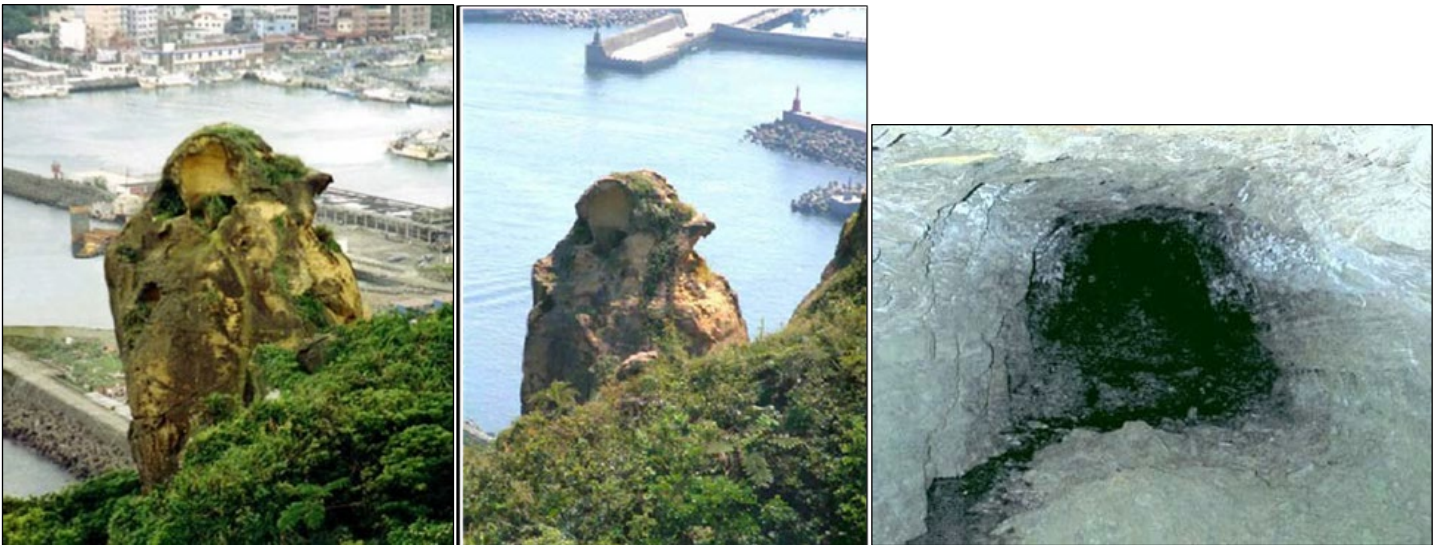


圖 37 基隆碧沙漁港山坡上的老鷹石，尤其翅膀輪廓非常明顯(左)(2001年攝)。圖 38 2004年強烈颱風豪雨，已將翅膀毀掉一部分(中)(2005 年夏攝)。圖 39 老鷹石附近槓子寮山洞(右)。

桃園鶯歌鎮「鶯歌石」

桃園縣鶯歌鎮的地名由「鶯歌石」而來。鶯歌石高約十餘公尺，與基隆的老鷹石一樣，由鶯歌火車站向北的特定方向望去，就像一隻收翼的鶯歌鳥(圖40)，而鶯歌鳥的頭部已斷落，但是從其他方向來看，僅是一塊巨石而已。在清同治十年出版的「淡水廳誌」中，曾記載鶯歌石的神話傳說，十七世紀鶯歌與鳶鳥隔江互吐瘴氣，當時鄭成功大軍到鶯歌附近時，在雲霧中迷失，並受巨鳥攻擊，於是鄭成功砲轟鶯歌，鳥落地後斷頸身亡，化為石頭。鶯歌石同樣有一古山洞，在蜂巢式的洞穴裡，可以發現有疑似貝殼的遺跡。這個古山洞應是冰河期的遺跡，深邃不可及，傳說在古代可以鑽入大漢溪底通至對岸的鳶山，可惜今已被封閉。



圖40. 桃園鶯歌石

花蓮瑞穗鄉掃叭石柱

掃叭石柱位於花蓮瑞穗鄉舞鶴村舞鶴台地上舞鶴文化遺址，分布約成一橢圓形，分布範圍 南北長約六百公尺，東西寬約四百公尺。區內大石柱、陽石、陰石遍布，即為「石陣」；但以二支石柱為中心的基地長寬約七十二公尺，稱為「掃叭石柱」(圖 41；張開基攝)，與卑南遺址的石柱極為神似。因位於舞鶴台地，又稱「舞鶴石柱」，當地原住民阿美族語的意思是「木板石柱」。這些巨型石柱，都是神秘如謎的巨石人工造物。兩支石柱中略高一支高約5.75公尺，寬約1.8公尺，厚0.5公尺，穩固矗立，為台灣已知最高大的立石，長軸方向約為東西向，有「千年石柱」之稱。兩根石柱頂部都刻有槽溝，南邊的槽溝和北邊不同的是在近底部刻有倒三角型的圖像，日本學者鹿野忠雄認為石柱雕刻類似排灣族群的祖先雕像；但是石柱本身，學者普遍認為是建築結構物。



圖 41 花蓮舞鶴掃叭石柱 圖 42 台東卑南月形石柱

台東卑南文化遺址月形石柱

台東縣卑南文化遺址位於卑南大溪右岸河階上，面積超過三十萬平方公尺，是目前台灣所發現最大的史前聚落。在廿世紀初日本學者鹿野忠雄曾在台東卑南看見豎立著成排無數支的板岩石柱群，也就是「石陣」，這些高大壯觀的石柱中，最高的一支是「月形石柱」(圖 42)，高達四公尺半。這一片板岩石柱的材料是來自遙遠的中央山脈，順著卑南溪載運到這裡的。一九四四年底日本學者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首次進行發掘，在一處大石柱旁挖出以板岩、礫石組成的地基，因而推測板岩石柱是房屋的一部份。一九八〇年東線鐵路改道、拓寬，以及設立卑南新站等工程，把無數的石柱拆除，今僅剩一片孤獨豎立的「月形石柱」，是地表唯一未被移動的卑南文化遺跡，豎立在鐵路用地環繞的土堆上。

第四節 台灣最可能是巨石文明原鄉

世界巨石文化共有十一種形式存在

台灣的巨石文化除了中部較少發現外，其他地區都有，尤其台灣東部幾乎處處可見，可說是台灣 巨石文化的原鄉。台灣東部的巨石文化除了花蓮瑞穗的掃叭石柱和台東卑南的月形石柱最有名外，另有其他巨石文化，北起花蓮縣秀林鄉的太魯閣，南到台東縣成功鎮的都蘭，都屬於它的區域，而其中以台東縣成功鎮的麒麟文化最為代表。麒麟文化曾經發現有六大人工石造物：岩棺、岩壁、石柱、單石、石輪及石像；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四種巨石文化，共計十種不同形式，包括石塔(金字塔)、石堆、石柱、石陣、岩雕、石壁、石輪(有孔石盤、石幣)、石棺(岩棺；石板棺)、單石(有肩、有槽單石)和石像等。這是世界巨石文化的分類，也各自分佈世界各地，僅在台灣十種不同形式的巨石文化全部出現。

巨石文化十一種形式台灣全部都有

台灣有十一種巨石文明的不同形式，其中前六種：石塔、石堆、石柱、石陣、岩雕和石像，重要的幾個代表已於前幾節敘明，茲再列舉如下：

- 一、**石塔**：台北市七星山金字塔(圖 1)、台北縣貢寮鄉福隆七星堆(圖 36)。
- 二、**巨石堆**：台北市七星山祭天壇(圖 8)、七星山龜形石(圖 10)、七星山祭獸壇(圖 11)。
- 三、**石柱**：花蓮縣瑞穗鄉舞鶴遺址掃叭石柱(圖 41)、台東縣卑南鄉月形石柱(圖 42)、台東縣太麻里遺址。
- 四、**石陣**：花蓮縣瑞穗鄉舞鶴遺址、台東縣卑南鄉卑南遺址。
- 五、**岩雕**：高雄縣茂林鄉古巴查兒(圖 24)、周布里里圖(圖 25)、莎娜奇勒峨(圖 26)和大軌拉烏(圖 27)，台北縣貢寮鄉隆隆山(圖 19、圖 20)、荖蘭山(圖 21、圖 22)。
- 六、**石像**：基隆市碧沙漁港山坡老鷹石(圖 37)、桃園縣鶯歌鎮鶯歌石(圖 40)、台東縣成功鎮麒麟遺址人形石像(圖 43)、基隆市碧沙漁港山邊羊形石像(圖 44)。

基隆老鷹石和桃園鶯歌石是古文明遺蹟，至今似乎尚無人提及。另外，台東成功麒麟文化遺址座落在面海的緩坡上，由各種不同單石圍成長方形呈南北走向，長約 11 公尺；在結構物後方有一條排水溝，中間一塊石板上放置一具人形石像。基隆市碧沙漁港山邊的山坡上，有數個動物形石像(圖 44)，長度約有 2 公尺。



圖 43 成功麒麟遺址出土的人形石像(左)。圖 44 基隆市碧沙漁港山邊羊形石像(右)。

台灣的巨石像外表，從某一個特定方位看過來，非常神似特殊的巨石像。基隆老鷹石和桃園鶯歌石兩者的巨石像，最大的特徵在翅膀，明顯地是人工特別雕刻的，但是由其他方位來看則完全走樣，這是台灣巨石像的特點。這二個巨石像由單一的巨石雕刻而成，稱為「獨塊巨石(monolith)」，就是《消失的姆大陸》所提的「獨塊巨石」。太陽帝國曾經雕刻，並且建造大型的獨塊巨石做為紀念碑。另外有多塊巨石堆疊，並且加以雕刻的巨石像，包括台北七星山龜形石和祭獸壇也是同樣單面成形。根據歷史的紀錄，愈早期的文明愈簡化，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岩雕巨石像，例如埃及人面獸身、復活節島雕刻完整的半身巨石像毛埃(Moai)，都是後來的產物，可知台灣的巨石像應是最早期的人造物——巨石文明。台灣的巨石像是最古老的巨石雕像，比世界各地的巨石像要簡單。



圖 45 台東縣東河東蘭村石壁

還有在這些巨石像附近都有古山洞，表示上古時代台灣先民就和這些巨石文明居住在一起，同時守護著它們。台灣的這種巨石文明文物可能還有很多，只是年代久遠大多已殘破不堪，不易發覺。

七、石壁：台北市七星山龜背圖(圖 12)，台東縣東河鄉東蘭村石壁(圖 45)，台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孕婦石(圖 46)、寧埔遺址，台東縣東河鄉都蘭遺址石壁和孕婦石(圖 47)，台東縣成功鎮三民里遺址，花蓮縣富里鄉公埔遺址。



圖 46 台東縣長濱白桑安遺址石壁孕婦石正面(左)、背面(右)。

台東縣東河鄉東蘭村五線發現一塊體大巨石，即石壁，露出地表的部分長約六公尺、高和寬均約二公尺，巨石邊緣有一凹槽，凹槽導流向兩端，顯然是人為的跡象，疑是宗教儀式的史前祭壇。孕婦石因石壁上有兩個方形的突起，而且下方呈現圓形突起，令人聯想到懷孕的婦女，故被稱為孕婦石，尚不清楚其主要的功能或意義。最有名的孕婦石是坐落在台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的孕婦石，當地的原住民認為是聖石。另一個是坐落在台東縣東河鄉都蘭遺址的孕婦石。



圖 47 台東縣東河都蘭遺址石壁孕婦石正面(左)、背面(右)。

八、**石輪**：台東縣長濱鄉忠勇遺址(圖48)，台東縣東河鄉大馬遺址、泰源遺址，台東縣長濱白桑安遺址(圖49)、掃叭遺址、竹湖遺址，台東縣成功麒麟遺址、麻竹嶺遺址，台東縣卑南鄉都蘭遺址，台東縣太麻里工作地遺址。

石輪屬於巨石文明之一，亦被稱為「有孔石盤」、「貨幣狀石製品」，或直接稱為「石幣」等。石輪為扁圓形中央帶有穿孔，部份會呈車輪狀或中國的方孔古錢狀。在密克羅尼西亞的雅浦(Yap)島上至今還有大量的「石幣」，就是臺灣的石輪；這些石幣可能是南島民族從台灣遷徙出去時帶過去的文化之一。



圖 48 台東縣長濱忠勇遺址出土的石輪



圖 49 台東縣長濱白桑安遺址出土的石輪圖 50 花蓮縣豐濱新社遺址出土岩棺，存放台北市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旁(左)。

九、石棺：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遺址岩棺(圖 50)，台東縣成功鄉白守蓮遺址岩棺(圖 51)、成功鎮麒麟遺址岩棺、八邊遺址岩棺、和平遺址岩棺，台東縣東河鄉都蘭遺址岩棺(圖 52)及石板棺，台東縣長濱鄉奇崙山遺址岩棺，台東縣太麻里遺址石板棺，台東縣延平鄉紅葉遺址石板棺，台東縣東河鄉遺址石板棺，台東縣東河鄉泰源遺址石板棺，台東市加路蘭遺址石板棺，台東縣太麻里舊香蘭遺址石板棺(圖 53)。



圖. 51 台東縣成功白守蓮遺址出土岩棺，存放台東縣立文化中心前(右)。



圖 52 台東縣東河都蘭遺址岩石棺 圖 53 台東縣太麻里舊香蘭遺址石板棺

岩棺是選用整塊岩石打造的長方形石槽，是否用來盛水用或當棺用，尚未能確定。石板棺是由許多片板岩石板鋪設而成，為埋葬死者的石棺。

十、單石：台東縣東河泰源遺址(圖 54)、長濱鄉忠勇遺址(圖 55、56、57)、白桑安遺址(圖 58、59、60)，成功鎮白守蓮遺址、三民里遺址、和平遺址、麒麟遺址、麻竹嶺遺址。

單石屬於巨石文明之一，其有兩種主要造型：「有肩單石」與「有槽單石」，部份遺址可見到有肩單石的另一端帶有槽的形式。「有肩單石」又稱為「陽石」，「有槽單石」又稱為「陰石」。台灣單石遺留甚多，學者認為這些單石很可能是由原來的人像或神像形式化與抽象化的結果，所以被認為與宗教、儀式或祭祀等行為有關，但是真正的用途至今仍未明瞭。



圖 54 台東縣東河泰源遺址雙單石 圖 55 台東縣長濱忠勇國小展示室許多單石



圖 56 台東縣長濱忠勇遺址出土的有肩單石 圖 57 忠勇遺址石輪、有肩單石和有槽單石

一九三〇年鹿野忠雄也調查過單石最多的長濱忠勇遺址，當時地面佈滿單石；後來單石被村人挖走，做為裝飾品礎石、砌石牆、防風石及校園中裝飾用。長濱鄉白桑安遺址也有大批單石和石輪出土，位於竹湖村的湖光山色民宿前庭有整排豎立的古文物，值得考究。



圖 58 台東縣長濱白桑安遺址出土的有槽單石(左)和有肩單石(右) 圖 59 台東縣長濱白桑安遺址出土的有肩單石



圖 60 台東縣長濱白桑安遺址出土的有槽單石

十一、**巴圖**(Patu)：台灣曾經發現約有四、五十件巴圖，包括：台北文山區十五份遺址、台中大肚區營埔遺址、台東卑南遺址，南投、嘉義以及台南下營區開化村等地區。

巴圖出現於中國福建(Fujian)沿海、南北美洲、波里尼西亞和台灣。巴圖又稱為巴圖形石器(Patu-Shaped Stone Tool)、短扁棒，台灣民間稱為石劍(Stone Sword)。台南下營武安宮(Wuan Templ)的巴圖(圖 61)，最長有79.8公分，最短也有56.4公分，寬度近20公分，厚度僅2公分，距今約2800年至2500年間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另有佳里遺跡出土巴圖(圖 62)。過去數十年間，這樣的石器學界對其用途的看法不一，分別是做為農具、權杖(Truncheon)、兵器、巫術(Witchcraft)或祭祀所用。巴圖在紐西蘭毛利族是用於武器、權杖及祭儀法器(Rituals Instrument)。



圖 61 台南下營武安宮收藏的巴圖。



圖 62 佳里遺跡出土巴圖複製品。

十一種人工巨石文明造物僅在台灣全部出現，我們試著解讀這些巨石文明遺跡；這些巨石文明大部分至今仍然不知其真正的用途，讓我們聯想到南洋的許多巨石文明也一樣無法解說其作用。這些共同的難題，最可能的解答就是同樣來自人類母國太陽帝國的這些文明建構物，在太陽帝國被毀滅後，已無人知曉其真正的作用。

根據文化擴散的理論，文明愈最早出現的地方，其衍生出來的種類愈多，因此，這些巨石文明最可能的原鄉，就是所有種類都出現的地方；既些世界十種人工巨石文明造物僅在台灣全部出現，巨石文明最可能的原鄉也應該就是台灣。

台灣最重要的三項姆文明遺跡：百餘座人工山洞、海底建構物和巨石文明，資料齊全，顯示太陽帝國就是在古台灣；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台灣古文明事蹟，可以確認台灣就是亞特蘭提斯或姆大陸的太陽地國。

參考資料

- 1 陳淑英主編，〈由日本人建造的世界最大金字塔〉/《世界超文明大百科》，將門文物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3月，pp. 128-131。
 - 2 何顯榮、林勝義著，〈台灣和日本古文明金字塔的比較研究〉/《飛碟探索》珍藏本第4期，台灣飛碟學會，1999年8月，pp. 1-8。
 - 3 何顯榮著，〈台北七星山金字塔與飛碟傳說〉/《飛碟探索》珍藏本第17集，台灣飛碟學會，2002年12月，pp. 10-14。
 - 4 何顯榮、張清芳著，〈巨石文明之一——岩雕〉/《飛碟探索》珍藏本第7集，台灣飛碟學會，2000年5月，pp. 1-4。
- 宋耀良著，《中國史前神格人面岩畫》，書華出版

5 事業公司，1992年。